詩經剖疑

詩經剖疑卷之十九

大雅 說詳小雅

朱子曰大雅平易明白正大光明非聖賢不能爲也集傳以爲朝會之樂皆受釐陳戒之詞近是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天叶鐵因時叶上紙右叶羽已

此祭文王之詩故云文王在上猶言如在其上也於昭于天者言其德之昭明達于天也德昭

于天而天命之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斯時也周之德豈不顯乎天之命豈不時乎時者是也言因其所當命而命之也不顯顯也不時侍也言文王之在庭一陟一降而常若在帝之左右不忘其翼翼之小心未嘗以帝之命有所恃以爲安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亹音尾子叶獎里反

亹亹德之不已也令聞善譽也陳猶設也錫者錫爵之稱猶云布于地而錫之也侯維也言其

受封建者非他皆文王之孫子也於是其本支

垂之百世而不替矣末二句入在下章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　國叶于逼反

不顯亦世世顯于世也厥猶翼翼猶文王之翼翼

也濟濟多貌惟其翼翼故成濟濟天生之爲我

王國之楨而文王以寧矣楨如木之柱楨固則

王心因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緝繼也熙光也敬止止于敬也文王之所謂翼翼者何曰緝熙敬止而已惟文王敬天之命故天命從而假之併有商之孫子而亦侯服之矣麗數也十萬曰億甚言其多也曰天命固不離乎士也曰孫子亦不離乎士也殷周之閒其士貴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祼音灌京叶居良反冔音許

殷士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嘉其容也祼

將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祼將註云酌鬱鬯以獻尸是也京大也美也亦即膚敏之意黼以黼爲裳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葢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承言王之藎臣其尚念爾祖哉藎臣忠藎之臣語藎臣者所以語成王也爾祖文王也此言殷士助祭于廟以享帝也故以天命靡常爲言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福叶筆力反

念爾祖者無他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脩德即所

以配命也配命即所以求福也殷惟違天以敗
故宜鑒之鑒之者以駿命之不易也駿大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聞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叶姑弘反天叶鐵因反
臭叶初尤反孚叶房尤反
遏絕也命之不易躬又絕之則天命去矣上文
令聞不已此又曰宣昭義問實有諸中着形於
外也虞或衍文殷盛也即易經殷薦諸上帝之
謂有殷自天言其令問若盛薦之于天也即上
文於昭于天之意文王之德雖穆穆而其令聞

之昭假于天自不可掩也如是然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有難以推窮者惟見其儀刑文王使萬邦信之而已儀刑即上文陟降而在左右之意不曰文王之配命而曰天之儀刑又歸其德於天也天何爲哉惟無聲無臭而已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上叶辰羊反

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子紂也挾者夾持扶助

之意猶云天豈不欲使之挾持四方乎其如殷紂之不善何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京叶居良反身叶尸羊反

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摯之封國在成湯建號曰商仲氏之生在盤庚改號曰殷故曰自彼殷商嬪于京者歸于我也維德之行者季歷有冢兄太伯仲兄虞仲歷爲季子氏爲季子之妻不在命婦之列是亦如嬪而已繼體不得奉宗廟生子不得爲太子安能傳位及昌以服

事殷哉及太伯虞仲奔吳而季歷始爲太子故曰乃及王季乃者非所當及而偶及之辭也行者排行之稱歷之行在三于次不得立以其賢見讓于太伯仲雍而太王請命爲世子于德則當立故曰維德之行有身俗云有身已者是此章推原王季太任所以立以明文之所以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敬也昭即顯也昭事上帝言奉帝則以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厥

德不回言其德之光明正大無回邪也方國者西方諸侯之長即西伯也朱註謂四方來附之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集叶昨合反　涘叶羽已反）

承上章來原文王未生而天已鑒之命已集之是時已去商矣故當文王初年而天乃作之合洽陽渭涘有之子太姒焉而文王嘉止之也配耦曰嘉故謂之曰嘉止洽渭二水名水北曰陽莘雖小國然自擇配之家稱之即曰大邦何不

可之有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俔牽遍反

言不特文王天所篤生卽太姒亦爲俔天之妹妹者少女未適人之稱卽易雷澤歸妹女待男行也俔者華盛貌文定厥祥宜云定文厥祥也文王行親迎之禮造舟爲梁以爲通行之路然而不自炫燿其光何着重在德而不重在華采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

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京行叶俱見上

承上親迎于渭而因發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社稷人爲而實天命也生武王而得天之佑燮伐大商此正其纘太任而贊助文王處此必申明長子者葢文王爲王季之長子序所當立與王季不同當太王舍長立幼之時非太伯之逃與夫文王之聖則亦不足以造周而貽宗社之福矣故此復申言長子以見天命之攸屬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如林衆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商之建侯西伯發也然當戰伐之際儼若上帝之臨而不敢有一毫自私之心始能克商而有天下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彭叶鋪郎涼音亮明叶謨郎反

洋洋廣大貌檀堅木宜爲車者煌煌鮮明貌駟四馬武王遵諸侯之制也騵馬白腹曰騵武王遵殷尚白之制也彭彭大也尚父尊者之稱鷹揚狀尚父之勇略也涼助語詞自武王問罪之

師一舉則凡助紂爲虐濁亂于朝者一旦而清明矣孟子所云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此之謂也

此祭武王之詩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瓞音垤 復音福

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民之初生猶云國之始造也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

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室家門內之通稱惟其陶穴故堂構未備豳地近西戎而苦寒其民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馬叶滿補反 下叶後五反）

古公為狄所逼此言走馬而避狄難也滸水涯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胥宇即門室廟社及授田居民之類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膴音武飴音移謀叶謨悲反契音器茲叶津之反

周地名岐之周周圍皆山其中有原故曰周原原廣野也堇荼皆苦菜飴甘餳也契契約也契龜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時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右叶羽已反畝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

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其大界也理別其條理也宣治其溝洫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者豳在西岐在東而岐以東又近中國風氣愈開形勢愈擴故往而疆理宣畝之也周

徧爰於也周爰執事者分命執掌之人而行疆

理宣畝之事即下文乃召司空之類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

載作廟翼翼叶古胡反 載叶節力反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一時召之無

先後也室家統廟室門社而言繩所以為直凡

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

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

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愚謂有

廊有廡如鳥之翼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捄音俱陾音仍馮音憑 鼛音皋勝音升）

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皆興者言衆役皆作速成功也鼛鼓即魯人之臯臯者緩也古人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鼛鼓取其徐緩之義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

土戎醜攸行攸叶若郎反將音搶　行叶户郎反

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

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

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

不得立焉冢土者立土爲壘以祀后土即今社

稷之制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所以

懼民而威戎寧我曰使民戰栗故戎狄醜虜順

軌而攸行也朱註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

後因以爲天子之制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

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宜者祭名以戰

危事祭之於社而俾獲其宜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殄音佃隕音尹柞音昨棫音域拔音佩兑吐外反混音昆駾駱

肆承上起下之辭殄絶慍怒隕墜也問聲問也言戎狄雖未能與我相忘然亦不能隕其令聞也柞櫟也棫白桵也二木俱叢生有刺者拔挺拔而上不拳曲也兑通也謂始通道于柞櫟之間也混夷即昆夷駾突也馬疾行之貌喙正韻云以口馳宣曰喙即今宣慰宣撫之類此承上章戎醜攸行見太王馴服戎狄之道全在強本

治內積德行仁不驅之而自去不約之而自服
也〻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蹶音媿後叶下五反奏音走叶宗五反

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在陝之平陸芮在
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爭而讓
也質厥成言訟獄者不之紂而之西伯也蹶動
而疾也生猶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導前後
曰先後述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
自虞芮質成之後人來歸附者益衆而文王之

興勃然矣然文王不自以爲功而曰予不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者也此亦周公述以戒成王之詩首章言太王居豳次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末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音蓬棫音域樸音卜槱音酉趣叶此苟反

芃芃木盛貌樸者棫之叢生而根枝迫迮相附

著也薪採之以供爨槱積之以待用也濟濟容貌之美德之符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左右趨之謂臣民歸心如丁文髦士六師之類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叶牛何反

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初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峩峩盛壯也髦俊宜稱也稱其奉璋之職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楫叶籍入反

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古者君行師從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伐

之類及之有不待戒令之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倬音卓 天叶垷

倬大貌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壽考文王九十七而終也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內典以文度世謂之無量壽亦與此合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追音堆 琢音卓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綱紀四方多士之職擧也金玉其相我王之德成矣然文王之

壽考德業未有不以造士爲成功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楛音戶濟上聲

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干祿豈弟言有是豈弟之德而祿自致似干之以豈弟也祿卽福也如天命之集方國之受是也福祿之聚于君子猶榛楛之集于旱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瓚叶才旱反降叶呼攻反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此下言其豈弟之德祭祀誠敬作人順適神之所勞民之所知皆獲福之縣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淵叶一均反

鳶魚之在天淵適其飛躍之性益有天之高淵之深以容之也而君子豈弟以作人亦如天淵之任鳶魚之飛躍矣夫鳶魚飛躍而忘其爲飛躍喻道體者如是而君子之作人何莫非道也

哉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載叶節力反

備叶蒲北反祀叶逸織反 福叶筆力反

此申言享祀之勤也國之大事曰祀故復申言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訓烈起義 勞去聲

此申言作人之盛也其謂神所勞者何曰神明以得人共理為願也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施音異 枚音梅

莫莫盛貌回轉曲之意言其德盛而福與俱盛無退轉也葛藟之施于條枚猶人士之依附于君子也作人愈多而福愈增進作棫之化其可少乎哉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齊音齋婦音阜男叶尼心反

思齊者心思敬一無傲言無妄動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太王始遷于周故太姜稱周姜此言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太任也

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周家比世
皆有賢妃而太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
以母百男周之本支百世兆於斯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　恫音通邦叶上工反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謂平日克肖其德而
嘿契非指祭祀而言子孫不肖先公憾之曰怨
惜之曰恫也順我宗公則無怨恫矣寡妻猶云
寡小君古人于夫婦之分最嚴故儀法曰刑御
至也家邦者諸侯以國爲家一家之政即一邦

之政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音雍廟叶音貌行音亦保叶音鮑

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亦臨者如帝之鑒臨也無射措摘所不及也亦保者若神之保任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殄瑕叶未詳

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美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殄絶烈光假大瑕玷也戎疾二句郎上篇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也不聞亦式二句

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意使必待聞而式則其爲式者疎矣待諫而入則其爲入者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冠以上者小子童子也德心得造造就譽名髦俊也斯士郎成人小子有德有造郎斯士之譽髦者

此詩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于毋儀歸重乎造士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

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李象先云上帝欲求勞心民莫之主而眷顧之也二國崇密也不獲不得爲政之道也爰究者爰其究竟可爲善國者爰度謂度其豈弟可介景福者耆老也上帝欲老其材而用之也憎惡式用廓大也謂上帝憎惡乎用大而爲虐者即崇密也此謂岐周之地與宅者與太王爲居宅也首章言天之臨下甚明而難欺其意但求于莫民

之君而已然非文王不足以勝其任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闢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屏音丙翳音意栵音例椐叶紀庶反檿音厭柘叶都故反串音貫

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翳自斃者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栵行生者作屏脩平皆所以去其死而存其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

桑也與柘皆美材啓辟攘剔皆所以去無用而存有用者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昆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立配在荒岐以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言之命即與宅之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拔音佩兌徒外反友叶羽已反兄叶虛王反慶叶袪羊反喪去聲叶平聲

拔兊言其山林之閒道路通也作邦作周而成大邦也作對者作密作阮作共作祟與周對待相爲唇齒之邦也旣立周又立周之羽翼狄不能爲害而大業成矣因心者因太伯讓位之心也則準則也友者兄友其弟之辭篤厚載則奄遂也四方周境内四方之國也如下文四方無侮四方無拂之類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貊音麥悔叶虎洧反

度揆也貊爾雅云北方獸名其性好睡扣之即悟巳而復寐深藏含嘿之象春秋傳樂說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覆育不遺能爲西土大邦之君故曰王此大邦王者主治之稱大邦者諸邦之首王大邦即爲西方諸侯之長非天下之共主也克順克比即易水地比之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王季順從商室而輔相武乙太丁二王所以身教之化及于文王亦比而輔紂下順從而以服事殷也其德即王季克

明之德靡悔無遺憾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援音院岸叶魚戰反下叶後五反

此又設爲天命文王之詞畔離畔援攀援也歆欲動羨愛慕也無此四者則不肆情以徇物而于道岸先登矣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即今寧州阮國名即今涇州共阮國之別邑即今涇州之共池皆文王所統帥之國不恭者不受文王之節制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也祜福

也言其勔強而獲福無非道也道則可對天下共見之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池叶徒何反

依安貌京周京也即程邑在今西安府咸陽縣界岐山之陽渭水之傍文王伐密于阮疆旋師而建程邑以爲都故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循云至自某所也天子所居曰京或岐或程或豐或鎬皆得稱耳陟我高岡營度其爲國都宮室也無矢無集弓矢也無飲無縱士騎而飲之也

鮮原鮮美之原也山南曰陽水側曰將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長上聲援音爰

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以猶與也聲號令色威嚴也長增長夏侈大革變更也仇方崇侯助紂爲虐逆天害民理之當仇者非以譖西伯爲仇也詢謂興師問罪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

具也崇國名在今西安府鄠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叶胡員反馘音虢安叶於肩反禡音罵叶茀補反茀拂俱叶分聿反仡音屹忽叶虛屈

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執訊攸馘但言其人衆實如是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

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四方以無侮謂天下服其仁無敢爲彼抗拒應援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拂戾也愚按春秋傳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者閑習車馬也崇墉言言者崇人負固不服而喋喋辯言也惟其言言所以執訊之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語也連連者彼以言來我以訊荅相連不斷也馘者或折首故馘字從或從首安安者如魚遊釜燕處巢而不知懼也類者肆類于上帝之稱以崇之暴亂類之于天也禡者

禡旗纛之神外傳紀黃帝之臣馬祖吉日之詩既伯既禱是也致者退軍也如致爲臣之致郎三旬不降退脩教也附者依附之稱郎諺云依山劄寨之意四方無侮者見文王之軍威嚴整崇雖未降而四方之民或敢有侮予者予自此以上皆軍三旬不降之事茀莎草也茀茀者以莎草蔽車不用皮革也崇人不拒輕車以往郎易婦喪其茀非復前之閑閑矣仡仡者崇人求和乞乞而來郎春秋鄭伯乞盟非復前之言言矣是伐者罪重則鳴鼓而攻是肆者罪輕則放

縱而釋也是絶者非類則絶迹而不通是忽者悔悟則忽畧而不治也無拂者不敢逆天威拂王命也已上皆因壘崇降之事故史記云旣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序云皇矣美周也周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臺叶田飴反亟音棘來叶六直反

四方而高曰臺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經度之也營表攻

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也子來如子之來趨父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囿叶音郁翯音鶴沼叶音灼

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虡音巨樅音匆賁音焚論平聲辟音璧

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

之捷業如鋸齒然樅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璧體圓而內有孔水之形像似之因以名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音駄　逢音蓬）

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此言鐘鼓之外又聞

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樂之更端曰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此述民樂文王之詞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時觀遊察災祥節勞佚也臺成而囿與沼亦皆成焉然而麋鹿魚鱉游泳于其內相忘而不知則文王未嘗以之自私也臺囿成而鐘鼓奏焉然而列于東西序而演辟廱之樂其器與人罔不畢具則文王未嘗以之逸樂也於是而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其誰曰不宜愚謂靈若非特成之以不日而實出于民心之歸往也勞

民而民不怨造士而即寓于遊觀則文王之爲文亦可見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序云下武繼文也繇文王而下者武王也維周承上接下讀謂武王周也而哲王三后繼起亦周也此以見周多聖哲之盛也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左反

世德若三后所以造周之德也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祖宗未有不以子孫作求為孝者武王之孝思無窮可為法于天下則其信也已其式也人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分言之為三后合言之為一人猶人總稱祖宗是也媚即孚也順德即世德也再言永言孝思于何見之曰昭哉嗣服而已觀嗣統之所行者

而其孝思亦可見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

昭茲二句即以嗣服而見孝思也萬年受祜孝思之報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之賀以受祜于天也于何見之曰不遐有佐而已有佐即得賢才以為佐理者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正見相照應處

下武六章章六句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

大雅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也烝大美詞求厥寧者求安寧乎百姓也此起下文作豐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從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

南文王之武功不但伐崇所伐密須昆夷之屬皆是此獨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舉之為作邑張本耳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淢音洫孝叶許六反或叶呼侯反

淢城溝也方十里為城城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也言制度與地方相稱也王后亦指文王言其作豐非急一己之私乃欲追述先志耳豈不美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翰叶胡田反

王公者文王爲周之三公也濯著明也卽上章之駿聲藍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爲幹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已上皆言遷豐之事以起下文武王遷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此末作鎬京時

也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見武王之德則武不惟近無愧于文而且遠無愧于禹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服叶蒲北反

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居岐而文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時民歸日衆其地不能容有不得不遷者矣靈臺辟廱文王

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無思不服心服也服叶見上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此追述其遷都之始事而言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鎬京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芑草名仕事也言豐水猶有芑以潤澤而能生物况武王豈不

以澤及後人爲事乎建都講學貽厥孫謀者遠矣而其子則如玄鳥而翼抱之矣子指成王時尚幼故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嫄叶魚綸反敏叶毋鄙反夙叶相卯反育叶日逼反

民周人也欲言生稷先言生民蓋稷開萬世粒食之原有稷乃以有民則稷之初乃民生之初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氏

之世妃禋祀與帝嚳禋祀上帝也克者有舉無墜之意弗無子者因無子而祭以求嗣也履步履也帝即帝嚳武大步也敏拇也帝初獻而履于前姜亞獻而履于後前之所履即後之所踐也歆語助詞攸介者帝嚳為祭主姜嫄為介副也攸止者帝未獻不敢先姜當獻不敢後也猶止于敬之止載震一索而得男也載夙自暮而至夕也載生者有生之機也載育者有長之漸也時維為后稷之兆祥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副叶孚逼反害叶音曷

承上載生載育載者承載之稱尚未生也誕則延而生矣故今人稱生晨曰誕晨彌滿也厥月謂當娩之期也先生始生也達小羊也始生時如達故訝而棄之以其異于人矣細玩如字是形之同而非生之易也倘棄若嬰兒之形必不能跪而食乳牛羊何以字之不嫌其非類而遠遁耶或曰先如羊矣而後何以為人也愚曰身被毛似羊形耳長而毛退骨立遂與人無異然後乃藝五穀教稼穡為帝舜之臣焉坼副皆裂

也蓄害即坼副之苦也赫火光照耀貌靈神異
也不寧不康皆不自安之意居然疑之之詞葢
謂生而如達則必害其產母乃不坼不副無災
無害何耶既上帝之靈赫而禋祀之不康又生
此子何耶反覆而致疑之故從而棄之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
實訏厥聲載路 腓音肥翼叶音異呱訏俱叶去聲

隘塡塞狹窄之貌牛羊經過踐踏必宛而反腓
字之腓後足肚也字者子而乳哺之貌葢稷雖

如逵而猶人體若牛羊不低垂後足稷雖伸頸跂足猶莫能及況始生之孩安能獨立而受其字耶平林平原之林人跡所罕到之處會遇也方棄時過伐平林若而自収之鳥鳥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按爾雅云烏鳥孝鳥也始生待母哺之六十日勤苦甚于衆鳥所以多方哺之幸而獲生至六十日後鳥乃去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宏大也聲既如此其體可知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

斾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嶷音仡幪莫孔反唪音蚌

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愚謂岐嶷言其能立也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言其免乳以自食也荏爾雅云似蘓高大而白色其子研之雜米作糜稷初困于饑餒故首種之菽大豆也呂氏春秋曰菽穀之薄者漢書令歲饑民貧率食半菽言無糧以菽雜他穀而食故同荏首種之斾斾枝旗揚起也役禾之旁枝若爲正枝役使者穟穟苗美好貌幪幪茂密也唪唪多實也已上皆稷童戲時首種之以助食之不給者亦

見其出于天性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去聲道叶徒口反草叶此苟反種之去聲茂叶莫口反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褎叶徐久反秀叶忽久反好叶許口反邰音台

穡稼穡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單言之則稼亦穡也相助也道即裁成輔相之道猶云種樹時已有相堯之道而舉爲農師有相舜之道而舉爲五臣有相禹之道而烝民乃粒也茀治也豐草田間穢草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

苞甲而未折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折而可為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吐華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卽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遷或滅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丕）維穈（門）維芑（起）恒（亘）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畝叶蒲洧反 負叶扶委反

降降是種于民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若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

之也任肩任任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于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揄音繇蹂音柔叟音搜簸波我反軷叶蒲昧反烈叶力制反歲叶音雪

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舂置穀于碓而舂之也揄抒米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烝炊之于甑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蕭

蕭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
臭達墻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
諸火也烈貫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
以興來歲而繼往歲郎孟春祈穀于上帝者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音昂成音成時叶上止反
悔叶呼委反迄音肸
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瓦曰登以薦太羹也
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臭亶時郎食氣之曰
也庶無罪悔恫也祭而不時反以召禍後必有

悔者矣惟稷能免故至於今如一日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泥音祢

敦聚貌行列也葦即今之蘆喜生山澤不喜道旁苞甲而未折也體初成形也泥柔澤貌戚戚親也具俱也爾語助詞肆陳也肆筵所以行燕禮也筵濶而几親授几者優尊長也蓋以勿踐而喻勿遠泥泥而喻與具也愚意燕兄弟而以方苞方體喻者葢君子施由親始其最初用情

循行葦之方苞方體而戒勿踐履之以戕其生機也此即勿翦勿伐之意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席叶祥勺反　御叶魚駕反　斝叶居訝反　醓音貪　醢叶即畧反　炙叶陟畧反　臄音劇　咢音岳

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緝御如陳之量人職之宰夫祝鞭在前祝噎在後俾使令之不乏即禮所謂更僕是也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王人又洗爵醻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

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
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
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音雕堅叶古因反鍭音侯賢叶下珍反句叶古侯反樹叶上主反
敦雕通畫也漆上而加之畫也或謂弓尚敦堅
敦厚堅確也矢尚鍭鈞鍭鏃鈞平也四鍭若矢
鍭四稜皆欲其鈞不鈞則畸輕畸重必不能中
也舍矢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句引滿
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

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此章言旣燕而射以爲樂序賢序不侮皆爲勸飲而設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主叶當口反醹叶奴口反斗叶腫庾反耇叶五果反背叶必墨反福叶筆力反

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也

以引以翼當作引翼王者而言齒德爵之三達尊也傳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見上

德恩惠也君子指王也萬年通後世而言郎下章之介終也爾亦指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音畜

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即此朗虛明也介終善終也即萬年之意洪範所謂考終命是也俶始也即昭明之發軔也發軔如此究極可知公尸君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也言尸告見非無徵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告叶姑沃反 嘉叶居何反 儀叶牛何反

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群臣統宗祝之事助祼獻之禮若攝簡攝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叶上止反　子叶奬里反

時謂時宜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類善也猶言吉祥善事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叶苦俊反　胤音孕

壼宮中之巷也有王后和平之意非止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類莫大於此葢嗣衰關于室家之淑否有自來矣周家之本支百世繇太姒之不妬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自其敷錫而言僕自其依附而言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此皆公尸之致告也

右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承上篇之意而發之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涇水名宗如歸寧之寧言昨爲尸似客今來燕似歸也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成平也言福祿之來便便如也蘓氏曰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故取以爲譬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爲叶吾禾反

沙水傍也宜若無拘束喜愜而得其宜也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湑上聲下叶後五反

渚沚也湑酒之泲者處居于燕所也下者自上

而降于下也

鳧鷖在潨 崇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降叶呼攻反

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爲賓而身尊榮也于

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 門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熏叶創貧反芬叶豐匀反艱叶居銀反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悅也謂非若

前日爲尸之時嚴敬而戒愼也欣欣樂也芬芬

香也無有後艱者順而永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繹尋繹前祭也祭祀既畢明日煖其祭食以賓禮燕尸周人尊尸亦以尊祖也按隔夕而煖祭餘其如不留神惠何既謂之繹祭則明日又祭可知矣但意重在燕尸而繹則不用尸也即燕寢亦行祭禮愚于小雅已發明之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音嘉子叶音則天叶鐵因反命叶彌并反

假大也君子謂王也顯顯德之積中而發外也民謂庶人宜民即下章綱紀四方之意人謂仕位者宜人即下章率由羣辟之意保謂維持調護之右謂開導引翼之命者命之爲君師也申重也惟申重之而不厭所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福叶見上

干祿求顯德而言與干祿豈弟同意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令德著爲令典者也已下皆詳自

天申之之實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率由者諫行言聽之意匹善類也上章泛言子孫此章以下則專言嫡嗣之宜王者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友叶羽已反子叶獎里反解音懈塈音戲

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王不懈

惰民始有所休息矣

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序云美成王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埸音易行叶見上

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疆埸田畔也又疆田之大界埸係小界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方始也此章言居狄始遷之事

思輯用光者非輯和其民人不能光大其國家也然而裹餱糧張弓矢鈇一不可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繁叶紛乾反嘆音灘巘叶魚軒舟叶之遥反鞞必頂反琫音蚌刀叶徒招反

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宣者氣之㪚也無永嘆者計之長也巘山巔原山下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飾也鞞琫者總爲刀之飾也此章言其至豳而相土以居之事末二句言其雖陟降于上下山原之間猶不忘乎文

德武功之念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語京叶居良反野叶上與反

逝往也百泉泉水之多處卽原之溥處橫渠張

氏曰首二句只看百泉之所往便知地形矣京

高丘也師衆也所謂京師者葢起于此而後世

因以所都爲京師焉時是也處處居室也聽朝

政于斯也廬寄也旅賓旅也待賓客于斯也自

言曰言論難曰語商可否于斯也此章言營度

邑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依叶於起反濟上聲造音慥食音嗣

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筵俾几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依依几也曹群牧之處也以豕為殽用匏為酌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左傳置邑之宗卽此此章言邑居既成而燕飲以落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相去聲單叶多消反度俱入聲

溥廣也以東西言長脩也以南北言景考日影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單盡也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公劉始遷其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餘羨也如此者不悉農以爲兵也徹通也均也周用徹法十分取一如此者不悉下以奉上也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章言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館叶古玩反鍛丁亂反有叶羽已反過平聲

亂舟之截流橫渡者厲砥鍛鐵也止基止于豳而定基也理者既止之後從而條理之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雍州其川涇汭即此鞫水外也止旅既密二澗所不能容又充拓水外而居之也此章乃總其始終而言之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公以王將涖政當悉于

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音迥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母叶蒲彼反

泂遠也行潦無源之水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豈者愷切之意弟者和易之意傳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又一說也父母者言其德足以父母斯民而爲民所怙恃也行潦喻民至卑賤者餴饎濯罍則貴用之矣貴用乎民所以爲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

子無貴賤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濯滌也罍酒器攸歸者爲民所依歸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漑叶古氣反塈音戲

漑亦濯也塈息也謂民賴以安息也此亦召康公戒成王而作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於音椎南叶只心反

卷曲也阿大陵也矢陳也音歌之音也首章總叙以發賡歌之端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伴音判奐音煥

伴奐優游閒暇之意彌說文云益也終也增滿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罔缺曰滿易言彌綸皆周備之意酋終也分量滿則有終惟先公能之非後人所可及也或云酋即猷字猷爲也言似先公

之所爲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昄符版反厚叶狠口下主二反 主叶當口腫庚二反）

昄章猶版圖也厚堅固而不拔也百神爾主者鬼神依之以爲王也神非其人不歆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茀音福）

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三章至此皆歎美祝戒之詞以起下章得賢爲助之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馮音憑

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此章以下皆言所以致福祿之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顒音顒望叶無方反

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瞻仰也此章足上文之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翽音諱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吉士卽上章馮翼孝德之士也使卽以之爲引翼也媚順愛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天子命媚于庶人傅音附天叶鐵因反命叶彌幷反

媚于庶人者順愛于民也媚庶人卽以媚天子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

不食䓁䓁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鳳凰鳴于高岡喻賢才生于治朝將以效用也梧桐生于朝陽喻明君出于盛世正以待賢也䓁萋雝喈喻君能待賢而賢才和集也末二句即申上四句之意亦以見君子不輕于託足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馳叶唐何反

所以然者葢君子之車庶且多矣而其馬閑且馳矣庶且多者後車以載是也閑且馳者範我

馳驅是也是惟不用用則大效然而不輕用也亦有以此詩而陳之王者乎維以遂歌則詩不輕作矣猶書所云賡載歌也序云召康公戒成王當求賢用吉士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汔音肸明叶謨郎反

民勞者困于從征也止語助詞汔幾也小康者謂可暫息之也何者必内順治而後外威嚴中

國京師內也四方諸夏外也京師諸夏之根本
也其柰詭隨之人措置無良而但以式遏寇賊
爲事而憯不畏人之指顧何哉必無縱而謹之
可也是故欲柔遠者必先能邇庶可以定我王
矣下章俱同此意明者人皆知之而無良之夫
却不自知也如今日之流寇滿四方而京師輦
轂之民有能惠而綏之者乎增賦溢稅而外無
良策矣此正詭隨之實狀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
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

王休怓音鐃叶尼猶反

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是也勞勤勞王家也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國叶于逼反

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慝即惡也慎儀親德則不特治內而先治其身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愒音器泄音異敗叶蒲寐反大叶持計反

愒亦息也泄者發泄之稱言不使其鬱結而莫申也正常也正敗謂我常敗而敵常勝也小子藐之之稱指寇虐也弘大如火之燎于原而不可遏制也亦與今日患同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小人之詭隨固其寵也正反言其失經也玉似獄字之訛言王將覺悟而置汝于獄也我

故作詩以大諫如蘓公之刺暴公家父之告尹氏也傳云此同列相戒之詞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板板反也謂反常也卒盡癉病也出話不然言不繇中也爲猶不遠言無遠謀也靡聖非聖人之言管管自是也不實於亶不誠也猶之未遠惡未播也是用大諫冀其改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叶泥涓反憲叶虛言反蹶音𡡒泄音異輯叶祖合反懌叶弋灼反

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辭謂發號施令輯和懌悅也當時必有苛政厲詞以強民而民怨散之者故曰輯則洽而懌則莫也莫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囂音梟笑叶思邀反芻初俱反

序云凡伯刺厲王也觀此章與事同僚之語亦如上篇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同官之相訓也舊

囂自得貌服行也我之所言乃當服行者未可以愚賤而畧之也故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蹻其畧反耄叶毛博反熇叶許各反

虐害也謔戲侮也老夫老成人也灌灌欵欵也蹻蹻驕也耄老而昏也憂謔以憂為謔也熇熇熾盛貌益如火之燎原矣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資俱叶箋西反殿去聲屎音儀毖去聲師叶霜夷反

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者不言不為之稱言置善人于無用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滅同資用也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測上之所為而又值喪亂罔措曾莫有惠我眾者何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僻壎音塤篪音池易去聲

然而天未嘗絕乎人也民者上下通稱言天之牖民方如壎篪以喻其和圭璋以喻其合取攜

以喻其易也攜無曰益當云攜曰無益也牖民孔易即上文之壎篪圭璋是也大凡罪辟之多皆自取之耳天何與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藩叶分邅反翰叶胡田反壞叶胡威反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強國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藩翰也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

庇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惟知
小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明叶謨郎反王音往叶如字旦叶得絹反衍叶怡戰反

王往也旦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柰何不之
畏也於是怒愈甚而變易愈不可常矣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璧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僻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音忱終叶諸深反

蕩蕩廣大也民上下通稱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敬畏之反言不知敬畏乎天而反爲疾威之行則其命多辟矣辟如辟易之辟若將避去之也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故也下章俱此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服叶蒲北反

此托爲文王之言也咨歎聲女指紂也自紂及盤庚元年改號曰殷自盤庚及成湯元年建號曰商皆撫今追昔而感歎也曾是者殷商之前無有是也彊禦者恃強禦武之士如飛廉之類

掊克者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如
費仲之類在位者在卿大夫之屬如雷開師延
之類在服者在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之諸
侯如崇侯虎有蘓氏之類慆淫虐也以爲天降
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
而主其爲此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秉義類殷商之舊政也與義爲類則與彊禦流
言者相反矣多懟者忿懟秉義之士也以對謂

應對如流傾陷乎義類也寇攘盜賊也式內者國賊不除而外寇從興若以之爲式也侯維也作者創立苛法不繇舊章如象箸玉杯鹿臺鉅橋夜飲炮烙之類祝史詞也如朝歌北鄙里舞靡樂之類皆殷紂所未有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音庖烋音哮國叶于逼反背音貝陪音培

炰烋氣健貌如資辯捷疾力能伸鐵鉤索之類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無背不顧其後也無側不顧左右也上云不明

爾德不用力於明也下云爾德不明無復有明之期也陪貳也無陪無卿如父師少師皆去而諸侯多叛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洧反呼去聲夜叶羊茹反

湎飲酒變色也式法也止即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式號式呼以號呼爲一定之式而常行之也既止于愆則何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螗音唐　羹叶盧當反　喪去聲叶平聲
行叶戶郎反　奰音避

如蜩螗人心之騷擾也如沸羹國勢之搶攘也人尚乎由行如彊禦掊克之不去無然沉湎之不改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亂于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播于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叶上止反　舊叶巨已反
聽平聲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章也老成莫聽大命以

傾即下文之本實先撥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揭紀竭去例二反害許曷瑕憩二反撥叶方吠筆烈二反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以惛德自絕于天莫可救止誠知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矣

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復紀綱典章故作是詩

蕩八章章八句